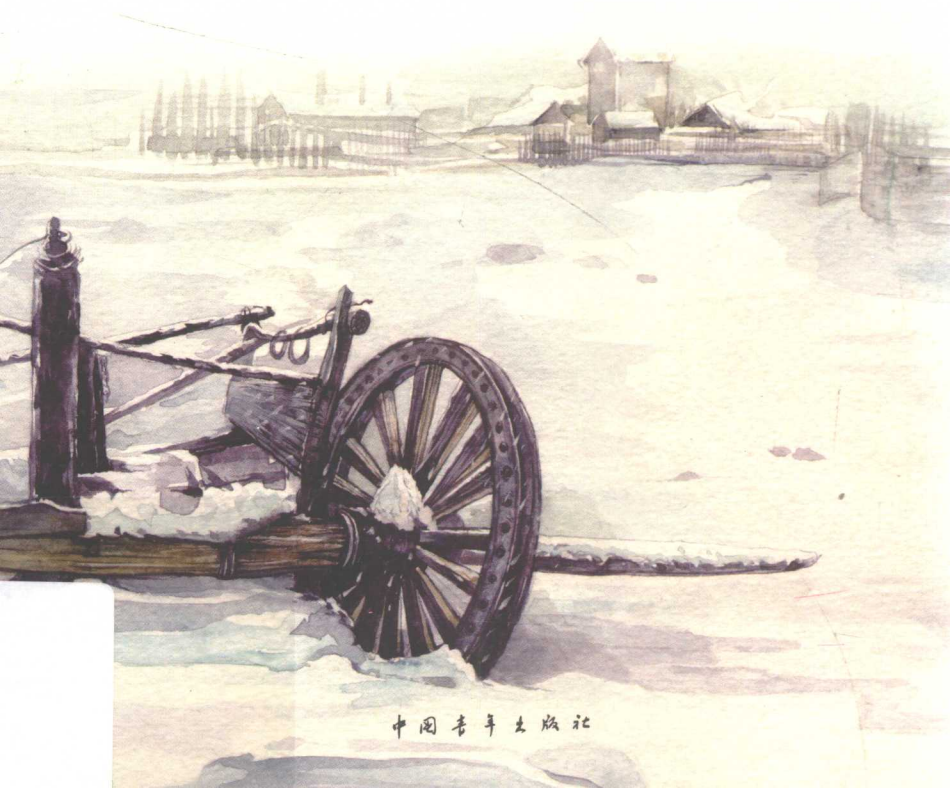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府村

韩勇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I 247.57
20(41)6



王府村

韩勇著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府村/韩勇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153-1845-5

I. ①王... II. ①韩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81786号

责任编辑 孙文明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网址 www.cyp.com.cn
门市部 010-57350370
编辑部 010-57350402
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经销 新华书店
规格 880×1230 1/32
印张 13
字数 250千字
版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
印次 2013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
定价 45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57350337

民国二十五年，农历腊月二十八，正逢鲁川县西关大集。

这是一年中最后的一个集了，人们通常把这样的集，称作年关大集。无论何处，只要是年关大集，赶集的人就会异乎寻常的多，这似乎已成惯例。

其实，家家户户该置办的年货早就置办全了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不是为了来赶集，就是出来凑个热闹。

而今天来赶西关大集的人，就不是纯粹来凑个热闹了。上午巳时政府要枪决一名江洋大盗的告示，早已是家喻户晓，老幼皆知。

太阳刚刚爬上东屋的屋脊，西关大桥两头已是万头攒动，水泄不通了。按风俗，人们本不喜欢年关的血腥，大家这次是要来看看，一个七条人命在身的土匪，究竟是三头，还是六臂。

鲁川县城坐落于孝妇河东岸，出西门不过一箭之地，就是西关大桥。平时，大集以大桥为中轴，沿河两岸呈“工”字形分布。而今天，自西门过大桥，大集往西一字儿排开，组成了五里路的双

列人墙，因为五里路处就是鲁川县的刑场。

时辰终于到了。两列荷枪实弹的警察队伍在前边开路，紧随其后的，就是今天要被处决的土匪，再后边又是两列警察队伍。此刻，卖的无心叫卖，买的无心购买，只抱怨时间过得太慢。

即将被枪决的土匪，既未五花大绑，背上也没插什么草标，手上戴一副铮亮的手铐，脚上戴一副二十斤重的脚镣，一步步走在路上，发出一声声金属的撞击声。

县政府选择年关大集这天问斩，又不用汽车将罪犯押送刑场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目睹这一场景，以此来震慑不法，教化民众。此去一路两侧，早有便衣暗哨密布，如有同伙胆敢来劫法场，正好一并拿住，扩大剿匪战果。赵县长不愧是警察出身，此可谓用心良苦。

这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个头并不高大，勉强算作中等。他头发一寸多长，一看便知是光头底子，一如北方的农村男子，毫无不同之处。单细的身板，配一副黝黑的团脸，只因两只眼睛出奇的明亮，才让人觉得他稍微有些与众不同。从他的步幅与神态上看，既没有惊恐，也没有悔恨与无奈。

走到大桥的一半，忽见他双手抱拳，开始向两边的人群频频施礼。嘈杂的人群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，呈现出一阵略带惊恐的安静。

原以为这土匪要开口说话，谁知他却昂首朝天，唱起了京戏《甘露寺》。那声音高亢嘹亮，自胸腔深处喷发而出：“要杀刘备不要紧，桃园弟兄怎肯罢休。倘若荆州发人马，东吴的将官，他们哪

一个大胆敢出头……”

警察们既不阻止呵斥，也没有推搡他快走。警察们都在想，要死的人了，既然愿意唱，就由他唱个够，匪之将死，其唱也悲，不忍与之计较。

他叫邓子彪，是鲁川县沛水乡东南山里人。两年前，与弟弟邓子虎纠集十几人，聚啸东南山里，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。本县大桥乡东河村，有曹世功、曹世勋兄弟两人，同样是杀人越货的土匪首领。大桥乡与沛水乡比邻，邓曹两股土匪在地盘上就有些重叠，因黑吃黑，两家结了冤仇。今年夏日的一个夜晚，邓子彪兄弟带人闯入曹家，杀了曹家三代七口。还算他有些慈悲之心，给曹世功留下一不满周岁的女儿。

自民国二十四年至今，土匪蜂起，盗贼遍地。鲁川县方圆几百里，交通不便，信息不灵，只要不闹出大的动静，县政府一般是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与土匪和平共生。是时，县长一不需要抓工业，二不需要修公路，三不需要改善群众住房。维持治安，捉拿强盗土匪，才是县长的第一要务。面对土匪横行的局面，县长不是不想管，实在是无力管。

不想邓子彪这事闹得太大，层层上报到济南，省政府震怒，连夜开会决定，撤了县长杨汝林的职，改派省警察厅社会处处长赵万年担任鲁川县长，限他三天内到任。

赵县长到任后，协调警备部队，加上本部警察，总共几百人出动，清剿抓捕邓子彪和他的手下弟兄。无奈庄稼尚未收割，土匪极易藏身，各种方法都用尽了，一直拖到冬季还是未能得手。

直到“大雪”过后，天寒地冻，没了庄稼可以栖身，邓子彪和他的弟兄们无法在山野生存了，赵县长才将其捉拿归案。

案件审理极其容易，赶在年前将其正法。只是邓子虎没有捉住，成了一大悬案。对于他去向的猜测，恰好成了人们过年的谈资。

东河村与本乡王府村一东一西，间隔不到四里地，关于曹邓两股土匪火并的议论，在这里尤为热烈。有好事的村民问村长穆奕山，这里边有啥说道没有。穆奕山虽然能掐会算，可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。只说邓子彪不是哥哥，要是弟弟就好了，因为从“彪”到“虎”越来越抽抽，反之则好。

转眼元宵节过去，过了正月十八就算过完了年，唱戏的收台，挂灯的摘灯，该干啥的干啥。

穆奕山下午接到乡公所送来的通知，要求各村村长务于明天上午九点赶到乡公所开会。

王府村南去不到三里地，就是乡公所所在地——大桥村，按说不需要做任何准备，可穆奕山这一夜总也睡不安宁。每次出门，哪怕是赶集上店，也要算算吉凶，可这次他咋算也得不出个准确的结论。

按自己的生辰八字，结合接到通知的时辰算，看“吉”，再按时辰和去的方位算，就成了“凶”。如此折腾，总也自相矛盾。最后他开始骂自己：“算个屁卦，纯属糊弄人，啥屁周公神算，啥屁麻衣神相，统统是些屁书。”骂到这里，他自己扑哧笑了，这才宽了宽心，吹灯睡了。

乡公所的礼堂里，摆了十几条长凳，宽窄长短不一，都是从各家各户临时借的。平时一年也开几次村长会议，每一次都要拖后，农家活路多，不能说来就来。这次不一样了，刚过完年立马开会，除非是有重要的事，再说现在地里也没有要紧的活要做，九点一到，会议准时开始。

说是礼堂，不过是座破败的小庙，东西长不过三丈，南北宽不过丈二。现在民国二十几年了，新社会了，菩萨被请走了，做了乡公所的礼堂。主席台上也有“菩萨”，只是这“菩萨”总换。

今天，主席台上的“菩萨”是鲁川县警察局正北路片长刘警官，他负责鲁川县北部四个乡的治安工作。虽然村长们经常到乡里开会，但由县警察局的人来参加并主持会议，这还是头一次。所以，十八位村长加上乡长及文书、保管等二十几人，都一脸严肃地望着刘警官。刘警官年纪不过二十七八岁，在一身黑色警服的衬托下，显得成熟而有威严。

刘警官毕竟是县里来的，开口便不寒暄：“大家都知道邓子彪被镇压的案子了。案情经过，就发生在本乡，大家会比我更加熟悉。一句字，惨！虽然是土匪火并，可曹家老小只有两个土匪，其他的家人都是守法的公民。土匪尚且被满门杀害，老实巴交的百姓，生命还有安全？这是其一。

“其二，土匪们都说自己是劫富济贫。可只听说他们劫富了，哪个贫被他们接济过？再说富人就该被劫？在座的各位哪个穷，应该都是比较富裕的吧？我本人就是富户人家的孩子，否则，我也不会从杭州警官学校毕业。别人怎么发的家，我不知道，但我

家的财富是种地种出来的，是做正当茶叶生意做出来的，是祖祖辈辈一口一口积攒下来的。所以，土匪作孽不要以为与我们没有关系，明天受害的可能就是我们。

“其三，北平那边，日本人与我们摩擦不断。和日本人打仗是不可避免的了，土匪不除，国家如何安心御敌？战事一起，他们会加倍祸害百姓。邓子彪在西关大桥上，死到临头，还高唱京戏，说明了什么？气焰嚣张！”

“其四，共产党善于改造招降土匪，一旦被他们加以利用，这些土匪武装就会成为他们的部队，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“今天中午散会后，我们一块吃饭。饭后每人发一套笔墨纸砚，把本村或邻村的，知道的、听说的，凡是当土匪的人名和活动区域都写下来，不管有没有写字，都要单个上交给我。如若知情不报，被政府查出来，就是藏匿罪犯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好，散会。”

中午这顿饭的酒菜质量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好，可大家吃得都没有心情。刘警官的讲话，虽然文文绉绉，可村长们还是听得明明白白，觉得入情入理。不过这事过于重大，得罪了土匪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可刘警官说了，曹家的遭遇可能就是我们的遭遇，况且还有共产党在打土匪的主意呢。这天下被共产党控制了，我们每家的几十亩地必然被“共产”了，道理明摆着了。刘警官厉害呀，佩服呀！

同样一件事，因为你不佩服那个指使你的人，明知该做也不去做；反之，明知不该做的事也会去做。穆奕山就是这样，尽管矛

盾过,徘徊过,反复权衡过,最后还是横下心来,决定对本村在外做土匪的人予以举报。他相信,他要做的,是为百姓、为国家该做的正事。

饭后,穆奕山第一个来到刘警官的休息室,把叠好的纸片送来。刘警官迅速打开瞟了一眼,朝他点点头,眼里充满赞许的目光。

下午两点左右,在村长们的目送下,刘警官带着村长们上交的材料,骑上枣红色的大马,飞奔而去。

开始的几天，穆奕山尚有些忐忑不安，随着天气变暖，清明节来临，他心中的结似乎也被春风吹散了。

清明前一天是寒食节。下午，穆奕山和弟弟穆奕玉，带着自己的儿子穆盛岳、穆盛峰，三个侄子穆盛德、穆盛常、穆盛涵，还有盛岳十六岁的儿子和盛德六岁的儿子，一块去给祖宗上坟烧纸。按习俗，叔伯兄弟是要按辈分大小排先后：老大是三十二岁的穆盛岳，下面依次是二十九岁的穆盛德、二十六岁的穆盛常、二十三岁的穆盛涵、二十一岁的穆盛峰。

祖孙三代九个人，走在广袤的平原上颇为耀眼，碰面的乡亲无不投来羡慕的眼光。在农耕时代，人丁兴旺比什么都值得骄傲。

弟弟穆奕玉，不时地回头看看儿孙们，脸上写满惬意与满足。可穆奕山看上去却心事重重，眉头紧锁的样子，去时如此，回来的路上更是如此。临进村庄，穆奕玉憋不住了，小声问穆奕山：“哥，你好像有啥心事，能不能和我说一说？”

穆奕山一脸沮丧地说：“我夜里做了个梦，梦见咱爹见了，呜呜地在哭。刚才上坟时，压得坟头纸又被风刮跑了。明明风又不大，人家坟上的纸都没有事，这咋说着呢？”

穆奕玉听后安慰他说：“咱爹死得早，虽然挣下了家业，可自己没享着福，每当上坟前的几天，我总会这么想。是你想的太多，咱爹就在梦里哭诉。坟头纸是我压得，找了块小石子，压不住，没啥说法，回去咱们喝点酒就忘了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穆奕玉的心也开始凝重起来，爹爹在梦里哭倒是无所谓，可风吹走了坟头纸，毕竟从未听说过。

兄弟俩到家后，按惯例吃着上坟用过的菜肴喝酒。这次上坟酒，喝得是清水寡淡，缺滋少味。

兄弟俩临分手时，穆奕山瞅瞅孩子都走了，就悄悄把举报贺友川的事对弟弟说了。穆奕玉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但想想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也未过多往心里拾。

由于喝了几杯酒，穆奕山这晚入睡比往日都早。半夜刚过，他迷迷糊糊中就听有人叫门，说庙上失火了。他来不及多想，急忙穿好衣服，裤带还没系好就来开门。

穆奕山打开大门，刚一探头，就被人挽住脑袋，往嘴里塞了团棉花，随后被蒙住眼睛，一边一人架着膀子自村东往西而走。他脑子一片空白，机械地迈着步子，只听身后传来几声枪响。他知道这次完了，被人绑票了。

土匪绑票有土匪的做派，他们一般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来，声势浩荡地走。临走放上几枪，告诉他人，莫管闲事，否则枪不认人。

此时是农历二月二十五子夜，刚过下弦月两天，天气晴朗，星稀月明。路两边的人家听到枪响，有人通过门缝看到了架人西去的一幕。这伙土匪大摇大摆，从容不迫。

穆奕山的家，一前一后两院。北院住着他一家，南院住着母亲和穆奕玉一家。北院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哭嚎，都藏在被窝里，蒙上头，颤抖着挨到日上三竿。南院的人也挨到日上三竿。其实，那天全村的人都起得特别晚。

王府村是个六百多人的小村，一南一北只有两条东西大道。北边大街的北边，还散落着几户人家，南边大街的南边，就几乎没有人家了。夜里的枪声，听起来都在自己家门口似的，家家晚起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还是母亲挂念儿女的力量和勇气更大。穆奕山的母亲一爬起来就往北院跑，看到大门大开着，悬着的心稍微放了放。可又看到屋子门前，用石头压着一张纸片，就赶紧大呼小叫。一家人哭着开门说穆奕山被人叫走了。穆盛岳上过学堂，拿过纸条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如要赎人，派人到贺家庄东头树林里联系。”

穆奕山的母亲毕竟是大户人家的母亲，她让大家不要哭叫，回到南院商量如何赎人。

穆奕玉是年已是四十七岁，虽是农民，但他更是一个商人。本乡市庄村有他家开的油坊，本县冯寨乡有他与日本商人合作开办的煤矿，生意场上的事情全由穆奕玉操办。穆奕山则在家打理五十亩土地，也为人算命看风水，不过那是业余爱好，村长和土地才是他的正事。虽然是村长，但其见识水平，与穆奕玉不可

同日而语，家里每逢大事，还是得穆奕玉拍板。

不消一日，穆奕玉就找好了线人，是东河村的刘宗仁。他几年前跟曹世功兄弟混过几天，后来知道这不是正路，就改善从良了。刘宗仁回到家做豆腐、卖豆腐，走村串户，也算黑白两道场面上的一个人物。他答应去贺家庄接洽联络，每天的费用自然要远远高于做豆腐的收入。仔细说来，他还是穆奕玉家的远房亲戚。

经过几天的周旋，对方终于有了活口，开出两个条件：一是赎金五千银元，二是穆家必须心服口服，不得报官，不得图谋报仇。

刘宗仁暗暗告诉穆奕玉：“有传言说，穆奕山是因举报土匪的信件落到了土匪手里，才招致绑架的。这事非同寻常，千万不可让别人知道，否则麻烦更大。”

全家人坐在一起，商量筹措赎金事宜。虽有生意，但家里不可能有现银，都在生意上压着呢，只有卖地一条路。家里都是上等的好地，平时一亩地可卖二百五十块大洋，如今急着用钱，一亩最多卖二百块大洋。再说，谁又能一口气吃进二十亩地呢？要卖，只好压价，家道为此败落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穆奕玉此时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一语不发。两个侄子急了，扑通跪在叔叔的膝下：“叔叔，我们知道土地是我们家的命根子，你如果舍不得，我们现在就分家，把我们的一半地卖掉，再不够就把我们分得的宅子卖了。就是砸锅卖铁，也要把我爹赎回来。”说完，穆盛岳又在地上磕了几个响头。

穆奕玉把侄子扶起来，看到侄子额头磕碰出来的疙瘩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“盛岳，你错怪叔叔了。我与你爹是同胞兄弟，情同

手足,不用说卖几十亩地,就是所有家产都卖了,我也不会含糊。只是这次,人家不仅是要我们的钱,而是要你爹的命啊。送上钱,你爹是死,送不上也是死。与其送还不如不送。不送,你爹或许还能多活几天;送了,你爹死得更快。”

听到这话,一家人傻愣愣地看着穆奕玉。穆奕玉让家人关好大门,把小孩们撵到院子里。穆奕玉有四个女儿,最大的十五,最小的七岁。穆盛德的大女儿和大儿子,一个六岁,一个五岁。穆盛常的大女儿和大儿子也是一个六岁,一个五岁。

“为啥说我哥哥这次人家是要他的命? 绑架他的不是别的土匪,是咱村的贺友川。我家与贺家世代无冤无仇,为啥绑架他? 正月里他到乡里开会,写了帖子,举报了贺友川当土匪的事。你们说你爹还能活着回来? 不过,我得向全家有个交代。卖地,交钱,活马就当死马医吧! 不这样,你们俩、你娘、你奶奶会恨我一辈子,亲戚乡亲会把我骂死。只好听天由命了! 这事不能说出去,否则祸害还会来。”说完这些话,穆奕玉就把门打开了。

听到这里,一家人心里凉了个前心透后背,知道这事是完了。正在穆盛岳兄弟五个抱头痛哭的时候,四个妹妹进来了,大妹妹、二妹妹、三妹妹也哭成了泪人,只有小妹妹没哭。她们在门外已贴着门缝,把家中发生的一切听了个明白。大家以为小妹妹不哭,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。谁知小妹妹这时开口说话了,是对穆盛德说的:“哭,哭,就知道哭。哭有啥用? 男子汉,咋不想想为大爷报仇的事”?

穆盛德气冲冲地问:“咋报? 人家有枪!”

“咋报？换了我，就去做更大的土匪，把他们也杀了！”

屋里突然没了动静，稍时，大家才回过神来。穆奕玉挥挥手说：“都该干啥干啥吧，剩下的事由我一个人去办就行了。”

地终究还是要卖，别无他路。事情还算顺利，二十五亩地卖了五千大洋，办妥这些事只用了三天。

刘宗仁用木轮车推上大洋在前边走，穆盛岳、穆盛德腰里别上短刀，不近不远地跟在后边护送。自从那天被小妹妹挖苦了几句后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们就不再哭了。待快到贺家庄东头树林时，不能再送了，兄弟俩才掉头往回走。

刘宗仁刚要按约定的暗号脱下上衣抡动，从后边迅速跑上来两个人对他说：“兄弟，不用抡了，你一出村，我们就在后边跟着你了。”

刘宗仁被留下吃了午饭，还喝了点酒。送他走时，一位土匪过来问：“你认不认识我们里边的兄弟？”

本来做这种事就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如不喝酒，刘宗仁也一定会战战兢兢，谨言慎行。可几两酒下肚，他竟兴奋得忘了行规：“哎呀，三里五村，谁不认得谁呀？你好像是王家村的老乡？”

刘宗仁说得没错，这个土匪正是王家村的王立伍。王家村在东河村的西北，两村相距最多三里路。他每天都到王家村卖豆腐，无意中与王立伍打过几次照面。

刘宗仁本想往熟里套，这一套竟丢了性命。那匪徒把脸一沉：“那你就别回去了。”随后过来几个人，把他绑了。

赎金到了，撕票的日子也就到了。晚上，蒙着眼睛的穆奕山

被驾到一座房子里，待站定之后，就听到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：“给他把蒙布揭了，把嘴里的棉花掏出来，让他看看我是谁。”

十来天了，穆奕山一直被蒙着眼睛，嘴了塞着棉花，究竟过了几天他也不知道，只是过段时间，就有人来给他掏出棉花，往嘴里塞几口窝头，给一碗凉水。他明白，这次绑他，不但是冲着他家的钱，而且还要他的命。

土匪绑票不同于毛贼作案，他们是有江湖规矩的。纯粹为钱时，他们绝不虐待被绑架人，通常是好吃好喝好伺候，必定会口口声声地说：“暂时委屈兄弟几天，过来还是朋友。”因为土匪明白，富有人家是他们这行人的衣食父母，假如被绑的人家不报案，自己不被官府追拿，没有必要为钱财伤了和气。开出价码后，中间人有时还能讨价还价。一句话，这不过就是一桩买卖交易罢了。富户人家再有势力，一般也会默不作声，放一次血了事，犯不上报官、与土匪结下生死梁子。可这次就不同了。穆奕山被绑后，自己就思忖与正月里举报贺友川有关，那可是往死里作的事啊。又加上寒食节前天晚上的梦和坟头纸被刮的蹊跷事，他的后背不紧一阵阵地冒凉汗。此刻眼睛被揭开，费了很大的工夫，穆奕山才恢复了视力。

明亮的烛光下，贺友川坐在八仙桌边的灯挂椅上，正默默地注视着他。穆奕山心知是死，怒目瞪着贺友川，虽是与土匪老大大对视，但都是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彼此熟悉，他心里没有多少天然的恐惧感。

“我们两家无冤无仇，为啥要向上边反映我当土匪呢？”贺友